



比翼齐飞
◎陈顺源

芦苇青青芦花白

◎宋一枫

1943年霜降过后,芦花摇摆在风里,河沟边白茫茫一片,大雪寒,芦花飞。

外婆从十五岁开始生孩养娃,三年产俩仔,肚子几乎没有空着过,生了八个男孩后,又添生老九是幺妹。生得多,不见得养得多,存活到娶妻生子有老大、老四、老六和老八。幺妹是奶末头,生在初冬芦花飘飞的傍晚,取名“如花”,亦名芦花。寓意如画,当然出落得水灵,貌白腰壮,眉清亮眼,人见人爱。晃眼十八,到了适婚当嫁的年岁。虽兵荒马乱,但依然草生木长。

既然如花是外婆唯一的女儿,又是最小,那么可谓是掌上明珠,集爹妈爷奶宠爱于一身。八哥只比如花大一岁,跟着从长乐来的部队上的人混得相当熟。打聚星镇东洋鬼子时,八哥参加了担架队,抬下的伤员正好被安置在如花的家里。如花的爹爹,也就是外公,是木匠,闲时南北三埭赶个点工,忙时就和妈妈,也就是那家的外婆,要到二十七里外的荡田拾棉花、种油菜、捉芦柴。大哥、四哥、六哥成家后分出在外。八哥年少,新发小伙子,跟着部队东奔西跑。照顾伤员,端汤递水,帮着卫生员换药擦伤,如花一一应了。

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一天,如花正在灶上给伤员煮鱼汤,卫生员领着一个长得铁塔似的人走到伤员的榻前,“啪”地一个敬礼,大声说道:“政委好!”从那天起,如花不再叫伤员“哎”,也开始称伤员为政委,政委是什么她不知道,只知道是官。知道这个政委识很多字,厚厚一沓纸上的字,一会儿就看完了。还会写字,政委让如花弄张纸、弄支笔来,如花知道河西孙先生家有纸和笔,赶天黑前拿了回来。政委让如花用笔在墨斗里蹭蹭,再在茶缸里蘸了蘸水。政委拿过笔,用舌头舔了舔笔尖,一会儿工夫一张纸写得满满的。如花喜欢识字的人,更喜欢会写字的人,政委识字也会写字。如花第一次脸红着闪出政委的房间。第二天早上,如花和好了温水进来,政委让她把昨晚写的那张纸送到镇上算命先生沙瞎子那里。如花一一照做了。八哥回来表扬了她。

政委是腿上受了伤,一块弹片从大腿的外侧裁了进去,形成一条牛嘴大的伤口,伤口卷出一层肉,像一朵绽放的牡丹花,开得有点大,好

在腿上肉多。外公宰了一只羊,羊肉上镇卖了,如花炖了羊头及羊杂,政委半推半就地把羊杂汤也喝光了。半个号头政委就可以下床落地走动了。下床那天,可把如花高兴的,脸上乐开了花,转而两行眼泪挂在腮边,政委问道:“怎么啦,如花?”如花说:“伤好了,要走了吗?”政委没有回答,知道部队上有纪律。八哥跟如花讲:“上面要派个团政委来这里指挥战斗,估计就是这个政委。”

政委固然留了下来,指挥了一场接一场的战斗,也还住在如花的家里,如花跟着卫生员忙前忙后,成了卫生队里最能被使唤的姑娘。

如花喜欢上了政委。有人看出来他们在相爱,试着给他们说段婚姻。是的呢,女大不中留,可外公和外婆不同意了,说那政委是部队上派来的,仗还没打完呢,肯定还要去打仗,危险。

两年后,终于有一天,政委他们把东洋人打跑了,男人们络绎回了村庄。政委是在那个初冬的晚上,踏着蒙蒙的月霜悄悄离开了外公家。政委走时只跟八哥说,上面下达了新任务,让他即时赴任。到了天黑,八哥才把政委离开他家的事告诉了如花。如花怔愣了一会儿,对八哥说,知道了。

从此以后,就再也没有见过如花。政委在1958年来过村上,是坐着吉普车来的,那种绿色帆布车。村上的人还能认出是政委。政委问起如花怎么样了?八哥说,要问你呢。

村上更多的猜测,是如花跟着政委跑了,打上海,打杭州,传说政委指挥战斗,如花给伤员包扎伤口。或传说他俩结婚后,政委又升职了,做了大官,到了北京,还有警卫员,有了六个孩子……政委出门都是小汽车,匣子枪都是随身带的……

外婆自从找不到如花那天开始,拄着一根竹棍,一步一摇地走到村外的苇塘边,扬起手遮着眼睛努力地望向远方……她每天都在等如花。

这之前,外公挽托媒婆为如花许了一门亲事,是邻村的同行林木匠家的老三,和外公常在一道做工。外公做木匠,吃百家饭,行千里路,自然能看出如花喜欢政委的心思。为了早日断了如花对政委的念想,外公给如花备了嫁妆,足有三拖车,想让她早日嫁人出门。

日子定在十月廿六,张瞎子话是好日子,就在婚期临近的一个星期,十月十八拖嫁妆。如花跟外婆

说要嫁人了,出去买几样称心的物件。外婆看如花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,就答应了如花,从定妆铜钿里拿了一块洋钿,让如花一个人去了镇上。最近的镇是日新河,远一点的是捞货泥坝,更远点的是曹家镇。不知道如花这天上了哪个镇。

可一直到月到斜西,如花还没回来。外婆一个人站在芦苇塘边,来回走着。如花怎么知道呢,外婆看似一棵挺拔的芦苇,但外婆是缠裹的小脚,像芦苇的根,脆生生细弱。外公走了很多地方,到处打听,据说如花跟个男人去了部队。外公和外婆认为:如果跟政委跑了,跑就跑了吧。政委除了年岁大了些,人还好,做干部的,就希望如花跟个好人过日子。后来,传来部队开拔前线的消息。外公和外婆整天坐立不安,经常打听部队里的一些事。后来听人说如花也上了前线做卫生员,然后再也没有消息了。

直到政委回到村里,问起了如花,全村人才知道关于如花的故事,都是猜想和传说。外公本有心脏旧疾,加上政委说了没有与如花在一起的事实,外公从此病倒了。郎中说,过不到开年的小熟。固然,在次年的立夏前三日,往生了。

外婆老了,背驼成了一副弓。

芦苇春天生,青又青;芦花秋天生,白又白。外婆的腰身弯得似一枝芦苇,满头白发,芦花前分不清是外婆还是芦花。她念念有词,听不清是在念叨还是在念经。她的心跟芦苇一样,空了空了。

又是芦苇纷飞,秋冬的阳光暖暖地吹开了芦苇的花,外婆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睡着了,或者没睡着,醒来,或者压根就没醒。忽然,外婆的腰不弯了,像是从椅子上腾空起来,如一把弯了多年的弓忽然射出的一支箭。

她走到大门口,喃喃地,像是在央求着,你们都回来了啊,如花,你也回来了啊。然后,外婆倚着大门,像是在笑着,而眼泪灌满了脸上纵横的皱纹。外婆老了,她是执意不去卫生院的,她让八哥陪着。她责怪八哥不该把政委走的事告诉如花。外婆竭力地回想着如花走的那天穿的什么衣裳,她让八哥媳妇把芦菲花布买回来,制成寿衣,她说如花能认出来的。外婆熬到早春,雨水惊蛰间,泥里的芦刺扎了出来,芦苇的生命再次轮回。

这个故事遥远到有些不太现实。而时令霜过冰来,芦苇花开得无邪。

玉兰一瓣

冬天晒太阳

◎刘伯毅

冬天的中午,只要阳光灿烂,我便哪儿也不去,拖一把藤椅,坐在阳台上晒太阳。

这是一种何等惬意的享受,拥坐或躺在藤椅里,阳光温热地亲吻着面庞,痒酥酥的,照得人周身暖融融的。这个城市越来越大,可我们离自然却越来越远,十多年前,我在阳台上还能看到农田,现在几幢30多层的高楼逼近俯视着我们,让我们要在高楼的缝隙间寻找太阳,想想有些悲哀,人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,而晒太阳便是我们接触自然的好方式。

阳光中有弱强的紫外线辐射,适量照射能增强人的免疫力,对健身有益,尤其是能预防感冒。经过新冠疫情一轮又一轮的冲击,提高免疫力越来越重要了。阳光照射到我的身上,也投射到我的心上,时间长了,就能烘干发霉的心事,驱走烦恼的杂念,让人的心境好起来。此时此刻,无论是官是民、是贫是富、是得意还是失意,只要你甘愿沐浴在阳光下,就能舒服地享受到阳光带来的温暖,还能享受到阳光带来的能量。懒洋洋地晒太阳,没有察觉开始,也不想急吼吼地结束,晒太阳的幸福无法形容,自由和洒脱也只有同样喜欢晒太阳的人懂。

晒太阳时,也可让双脚高跷,高过头顶,让血液回流,医学上讲,这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,平时双脚辛苦了,为了生存和名利,步履匆匆,此时正好调和中庸一下。苏东坡有诗云: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似两日。如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”我觉得冬天晒太阳比静坐还要好,因为静坐越坐越冷,血液流动越慢,而晒太阳正好相反。身体舒服了,思维也许更活跃了,阳光下可以漫不经心地想,无关紧要的,如云烟散去;触动灵犀的,用笔书写下来。

其实,冬天晒太阳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,一个人让身体闲下来容易,让心闲下来难。因为心像树叶,常常要被欲望这股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当欲望控制心灵时,无论是静养还是锻炼,抑或吃补药,都收不到应有的效果。冬天晒太阳并不在乎能悟到什么、想到什么,从而写出文章来,换几个稿费。人最好的养生是心灵的休养生息。心灵得到了休养生息,身体的一切部位都会正常运转,心一紧张,身体的一切部位都会跟着紧张,顾此失彼,忙中出错,过去古人讲:“修心养性,乃人之本也”,实在是非常高妙的一句话。晒太阳也好,其他养生方式也好,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心定神闲,看淡名利,舒心得日。

当然,也可以在暖阳下出门走走,对身体也许更有益。阳光下的冬天也很可爱,沿着小路走,顺着小河走,阳光在前面带路,它像个调皮的孩子,在枝叶间穿梭,在水面上舞蹈,在旷野中翻腾,阳光无处不在,暖阳永在心中。